

云南物质文化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YUNNAN
生活技术卷
Technology for Daily Necessities
唐立 / 著
Tang Li
云南教育出版社
Yun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003 358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物质文化·生活技术卷/唐立著.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5

I. 云… II. 唐…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研究 ②云南-民族文化-影响-生活-技术-云南
IV. K28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23322号

责任编辑/张 强
 贺 惟
整体设计/高 伟
 向 炜
 陈 俊
责任校对/马建生
责任技编/汤家力
 荣 景

云南物质文化

生活技术卷

YUNNAN WUZHI WENHUA

SHENGHUOJISHU JUAN

唐 立/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650011·昆明市书林街133号

电话/传真 0871-3188452

云南新华印刷厂激光照排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印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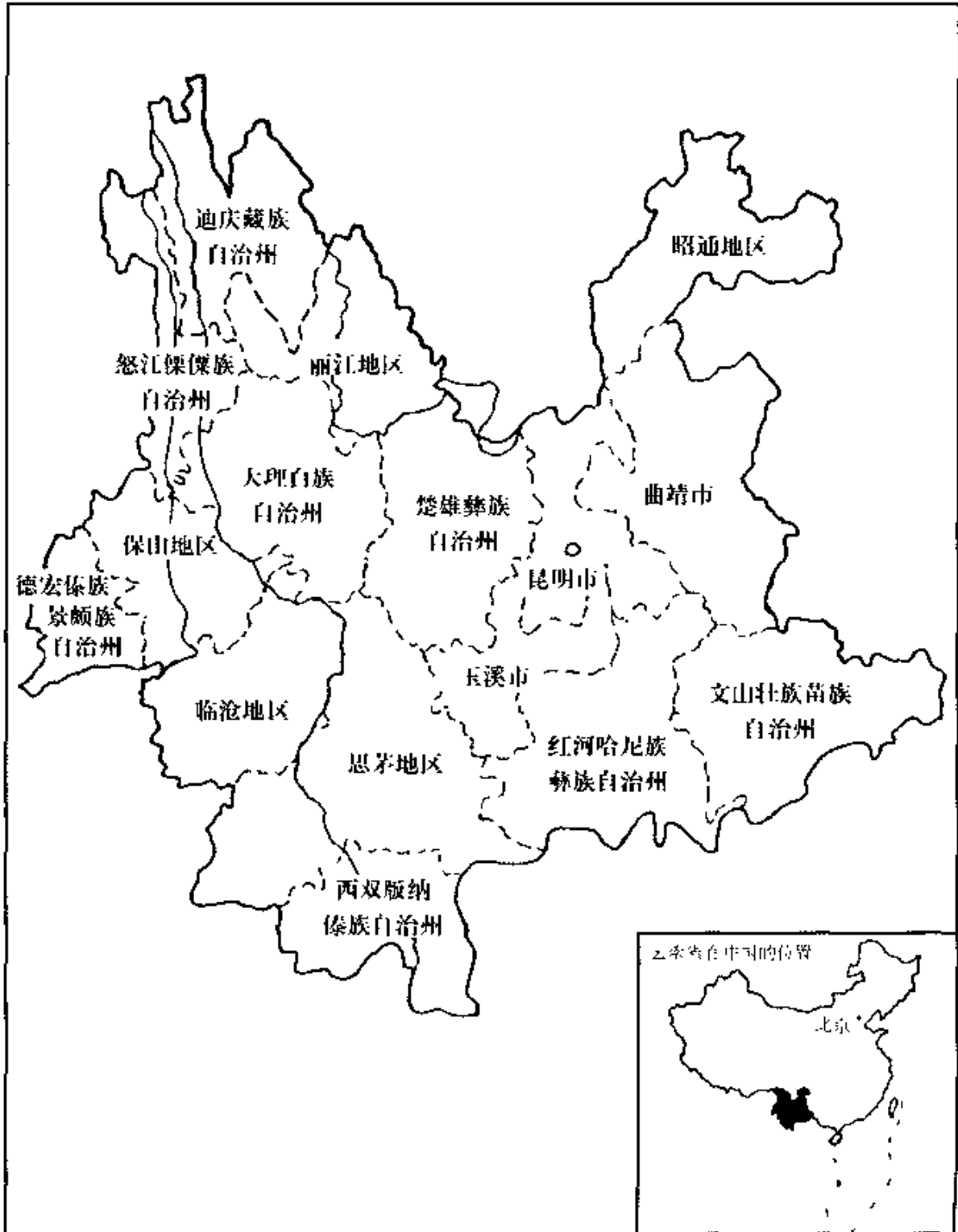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220000

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5415-0989-2/G·808 定价· 42.00元

云南省行政区划示意简图



编者的话

我们选编《云南物质文化》，系缘于以下几个因素。

近年来，学术著作的出版可谓百花齐放、兴旺繁荣，然而有关物质文化的研究却不多，其内容比较充实的作品就更为少见，所以选编一点这方面的好书，是很有必要的。其次，从我国乃至从世界当代的情况来看，云南的确可称之为一座物质文化的“博物馆”。文化遗存如此丰富的地方，早就应该有相应的著作问世了。再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的传统文 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而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之下，物质文化的变迁和消亡更显迅速。及时“抢救”尚存的文化遗产，也应是当务之急。再一点，虽说需要“抢救”，然而文化研究毕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所幸的是，我们遇上了几位早有准备、富于积累的学人。他们在物质文化的园地中已耕耘有年，而且都在云南花去了很多田野调查的时间。正是占了天、地、人之利，我们这才有可能把这套书奉献给读者。

本着严谨扎实、宁缺勿滥的原则，本套书仅选编了涉及采集渔猎、农耕、纺织、生活技术等内容的几个卷本。它们虽然不能涵盖

云南物质文化的全部，然而这些最基本的文化领域，却是前人开拓不多的“荒地”，有的还是从未挖掘过的“处女地”。一般而言，偶尔涉猎一个新的题材而称“学术空白”，并不是一件难事，难就难在长期深入系统地调查研究。本套书作者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学术领域的开创性，而且用力很深，可以说每一卷都是各自领域专题研究的代表性力作。其资料的价值和学术研究的意义，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益显著。

本套书既名为物质文化，便应有物质文化的特殊而规范的研究和写作方法。物质是有形的，因此，其表现便不能空泛含糊、抽象玄虚，而必须直观形象、具体实在。有鉴于此，本套书特别强调图片资料的应用。图文结合，重在图示，细致剖析，纵横比较，构成了它的鲜明特色。

著述有特色之书，需要有特色的作者。本套书的作者，确有两点值得一提。其一是专业构成。作者们大多是供职于博物馆的学者和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专家，他们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优势显然是无可置疑的。其二是国籍构成。作者中既有中国学者，也有外国专家、国际联袂，相互切磋，共图文业，亦可谓学界新事，意义自是不同寻常了。

相信《云南物质文化》的问世，将为姹紫嫣红的学术园地增添一簇清香的花朵。

云南昆明

1996.1

EDITOR'S NOTE

We have compiled this series, which is entitled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Yunnan",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following factors.

Firstly, despite the fact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 publication of academic works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growing and flourishing of hundreds of flowers,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into the culture of material objects, not to mention works with rather substantial content which are regrettably less readily available. So there is clearly a need for good works on this subject. Secondly, seen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China or even the world, Yunnan is indeed a "museum" of traditional material culture. Relevant works should have been published in such a unique place as Yunnan which has so many cultural survivals. Thirdly,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mong ethnic peoples is under going changes at faster rates than ever before in the past, and the material culture, under the impac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disappearing and changing at an ever increasing pace. It is a task of top priority at present to rescue the existing cultural heritage in time.

Lastly, even though we recognize the need to rescue it, research into culture cannot be expected to be accomplished in a move. Fortunately, we have found some scholars who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study of this subject for years and have conducted much fieldwork in Yunnan. It is with above-mentioned opportunities,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of Yunnan and the support of the scholars that we are able to offer this series of books to our readers.

On the principle of a rigorous scholarship, a down-to-earth manner and an approach of putting quality before quantity, this series includes volumes only on hunting, gathering, fishing, farming, spinning, weaving and technology in life. Although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cover all the dimensions of material culture in Yunnan, these most basic fields are the "wastelands" seldom developed by their predecessors, and some of them are even the "virgin lands" handed down from past generations.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easy to get involved occasionally in a new subject or "an academic vacuum" as it is called otherwise. What is most difficult is to conduct a deep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ver a long period. The authors of this series not only have opened up new frontier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but also have gone deeply into them, making all the volumes of this serie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ir own fields, and it is certain that more and more of its documentary value a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will be felt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Since it is entitled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Yunnan", this series should feature both the peculiar and the normal in material culture. Material culture differs considerably from spiritual culture in that it is visible. So the volumes in this series are not vague, general nor abstract, but are visual, concrete and substantial. In view of that, special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selection of illus

trations in this series, which features substantial texts, abundant illustrations, detailed analyses and extensive comparisons from all angles as well.

Distinctive writers are needed to compose distinctive works. As far as the authors of this series are concerned, two aspects deserve to be mentioned. Firstly, most of the authors are scholars working in museums and are specialists in the historical stud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doubtedly, all of them ar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make the study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secondly, foreigners as well as the "natives" of Yunnan are included among the authors. It is one of the newly emerging trends and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cooperate worldwide in a bi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studies.

We believe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series of books is like a precious addition of a delicately fragrant bouquet of flowers to the academic fields already in a riot of colours.

Kunming, Yunnan

January 1996

序 言

文化是识别民族的标志。文化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了居住、服装、饮食、婚姻、丧葬、交通、节日、庆典、信仰、禁忌等方方面面。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全国范围内各民族进行了调查，获得了大量的民族文化资料。这些资料对于我们了解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科学研究具有宝贵的价值，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调查侧重于社会形态诸方面，而忽略了对颇具特色的物质文化的调查研究。

文化是由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组成的。为了深入了解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面貌，本书针对其生活技术进行了调查研究。众所周知，物质文化不是永恒不变的，一般而言，它比精神文化变化得更为迅速。在不断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云南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的变化，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显著。昔日传统的生产生活技术逐渐消失了，有的再过几年就可能绝迹。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少数民族希望提高生活水平，过上更好的日子，是符合情理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如果不把传统的物质文化记录下来，后人便无从知道祖先的创造发明，将不可能了解各民族在全人类文化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生活技术一般存在于实际生活之中，有某一个民族独特利用的技术，亦有若干个民族共同利用的技术。在起源问题方面，有的技术是一个民族独自发明的，有的技术是经过不断传播逐渐完善的。各民族所利用的技术，特别是生产和生活工具，往往反映着他们在物质文化上跟其他民族或其他

文化圈的历史关系。云南是中国西南边疆省份，地处东南亚半岛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东亚、东南亚和青藏高原文化的交汇地。从民族来看，云南境内既有汉族，还有傣族、藏族、哈尼族、佤族等 25 个少数民族。虽然各民族都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文化，但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是密切的。本书所阐述的制陶、造纸和制糖等技术，便体现了这样的关系。

谈到云南少数民族生活中的技术及其传播，以下三点应该特别引起注意：

首先，我们不应该以绝对的“先进”、“落后”的概念去看待少数民族的生活技术。古书说：“中国失礼，求之四夷”。大意是说汉族失掉的文物制度，还保留在少数民族之中。事实上，中国上古史中的科学文化技术，有不少就是来源于汉族产生之前的“夷、戎、蛮、狄”。事实纵然如此，长期以来人们仍然习惯于把汉族的生产方式和技术视为先进的代表，而认为与其不同的便是落后之象征。尤其是在致力实现现代化的今天，人们一旦目击到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偏见就更为显著。坚持“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看不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及其价值，是阻碍正确了解其生活技术的原因。

其次，研究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还必须有适应的观点。每一个民族生活中的技术，一般都是适应其居住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人类在适应生存环境的过程中能够认识自然、把握其规律，从而选择最适于需要的技术。换句话说，物质文化特别是生活技术，与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环境关系十分密切，这也是众多不同类型的生活技术产生的原因。既然每一个类型的生活技术都是适应其生存环境的产物，因此便不能简单地应用所谓“先进”、“落后”的尺度对其进行评判。参考刀耕火种的例子，便容易明了这一问题。刀耕火种是云南山区民族自古以来一直采用的主要耕作方式，然而当代人一般都把它视为“落后”、“野蛮”的

原始习俗。实际上，无论是从劳动力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来看，还是从生态效益来看，在地广人稀的情况之下，刀耕火种应该说是十分有效的，而且是可持续利用的耕作方式。只是在人口增加、土地资源不足以维持传统的刀耕火种方式之时，才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和生态的问题。尹绍亭先生在《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这一著作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当代的刀耕火种并非原始农业的残余，实为山地民族对于山地生存环境的一种适应方式。如果不考虑人类生计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承认不同的自然环境会产生不同的农业类型，一味地按照一种所谓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千篇一律地去框套千差万别的客观事物，那么肯定不能获得对于事物的正确认识。”^①

这一观点很值得我们思考。要正确了解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技术，是不能按照僵化的理论或概念去思考问题的。如果那样做，很多东西便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就看不到在相同和不同的环境中，不同民族的适应方式所表现出的突出个性和鲜明的文化特色。

第三，研究物质文化，还必须考虑到各民族的兴趣和行为方式的习惯。常有这样的情况，自然和社会环境虽然类似，但不同的民族往往按照本民族的兴趣和行为习惯使用不同的工具和技术。织布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西双版纳，既有聚居山区的民族使用的腰机，又有低地傣族使用的坐机。其实，这两种织布机在工作原理上并无太大的差别，差别在于前者习惯于坐在地上操作，后者则喜欢坐于架凳上操作。一般人认为，有机架比没有机架先进，高坐比低坐便利。按此推理，使用腰机的民族一定会向使用坐机的民族“进化”。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聚居于山

^① 尹绍亭：《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中文1版，2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区的民族仍然喜欢使用灵活方便的腰机，而且他们并不认为高坐会是更舒服的工作姿势。我的同事、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川田顺造教授，在他所写的《身体技法的技术侧面——预备的考察》^①的论文中，提倡利用身体技法的观念来研讨技术和物质文化。据川田教授的研究，一个民族所利用的技术，特别是工具，跟那个民族传统的作业姿势有密切的关系。他还介绍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非洲西部内陆的各民族原来没有锯子，锯子自西方传来之后，在利用这种新的工具时，他们并未采用西方人的操作方法，而是以本民族习惯的技法去操作它。可见，各民族的生活技术是离不开其爱好、工作姿势和行为习惯的。

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汉族的生活技术对云南少数民族未曾发生过影响，实际上影响是十分显著的。之所以强调要重视以上三点，意在突出一个研究方向：比之从汉族借用技术这种行为，少数民族如何使这种外来技术适应其实际生活，这才是更为重要的课题。换言之，即应该重视少数民族采用外来技术的过程，弄清楚他们的选择反映了什么样的文化特色。为了达到此目的，以历史的观点进行考察是不可缺少的。

历史研究一般以探索事物起源、考证事物产生的时代以及如何沿袭变迁等为主要目的。可惜的是，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材料并不多，较难查考，因此本书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加以探讨。如果把云南跟中原地区和国外进行比较，我相信会对古代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文化的变迁获得更为正确的认识。

第三章中所指出的从砂糖椰子的利用到以甘蔗为制糖原料，就是一个例子。利用砂糖椰子，说明云南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各地的民族具有同样的饮食习惯，但自从汉族的榨糖机传人之后，滇

① 川田顺造：《身体技法の技术的側面——预备的考察》，载《社会人类学年报》，第14卷，1~41页，弘文堂，1988。

南的傣族便转而利用甘蔗榨糖了。不过应该注意的是，滇南的傣族并不是盲目地学习汉族的榨糖技术，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例如其独到的齿轮传动装置便是傣族了不起的发明。可是，造纸技术却提供了截然相反的例子，滇南的傣族并未使用16世纪以后渐渐在内地普及的汉族的新式造纸技术，而是坚持沿袭着以固定纸模为特点的传统技术。这两个例子说明，少数民族在吸收汉族技术的时候，是有选择的。选择的主要标准就是它是否适合本民族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是否为本民族所需要，而选择的过程和结果，便反映出其物质文化的特色。

据文献记载，汉族移民云南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云南东部与中国内地交通相对比较便利，在秦汉时代便有了汉族移民，受汉文化影响较多。虽然如此，但云南毕竟地处偏远，与中原的关系时有变化。众所周知，在唐宋时代，云南的少数民族甚至连续建立过南诏国和大理国这样的地方政权。明代，内地的汉族大量迁入云南，移民以军屯、商屯为主，其中亦有工匠深入土司所统治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16世纪时，西南边地与内地交往曾以缅甸、木邦、孟养、麓川四宣慰司交接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为集中地，这在明朝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治理”条中有所记录：

“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

同书“器用”条又载：

“陶、瓦、铜、铁，尤善采漆、画金，其工匠皆广人，与中国侔。”

由此可知，在16世纪的后半叶，曾有大量的内地商人和工匠前往滇西南边境地区谋生行技。因此，不管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境外，通过移民和民间交流，内地的各种生活技术传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这也是应予充分注意的事实。

明代以后，汉族的技术大量传播到云南，是有其历史背景的。16世纪中国生产技术最发达的是江南、福建和江西等地，此外，广州亦是发达的手工业中心之一。当时国内消费市场在扩大，为了供应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汉族创造和推广了适于大量生产的各种技术，以当代的用语来说就是所谓先进技术。宋应星在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刊印的《天工开物》所记录的技术，多半就属于此类。其中所绘的榨糖机，就是一个新的发明。自16至19世纪初期，福建和广东的汉族移民，便将这些先进技术带到了东南亚。汉族的生产技术何以能传播到东南亚？这是由于当时东南亚地区对中国手工业产品的需求极大的缘故。

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和日本之间的海上贸易逐渐增加，为了抓住发展的机会，有条件的汉族商人便把精通制糖、造船等等手工业技术的国内工匠带到东南亚各地就地生产。隆庆年间，明朝开放海禁以后，汉族可以合法出国前往东南亚，这样既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又推动了中国科技文化的外传。这种情况不限于国外，国内亦是如此。

随着16至19世纪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汉族的不断迁移，汉族的先进技术在国内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其中自然也传到了商品经济远不如中原内地发达的云南。

当然，云南的少数民族的生活技术并非完全来源于汉族，大部分无疑是产生于本民族丰富的生活实践。而且，很多民族虽然奉天朝为正朔，但是生活方式和文化却沿袭着本民族的传统。举一个历法的例子，像彝族、藏族和傣族等，就有本民族的历法而且还有发达的天文学。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技术，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遗憾的是，我的研究尚处在初步阶段，还有很多问题未能解答，加之身为外国人，深入乡村考察困难不少，因此本书不可能对云南各民族的生活技术作全面的探讨，只能就我对制糖、造纸和制陶三个方面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研究，提供给读者参

考。本书并非成熟之作，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云南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云南物质文化的著作，邀请我撰写关于生活技术一册，我感到非常荣幸！

本书所使用的资料，大部分为我田野调查的记录和照片。从1989年8月第一次踏上云南的土地至1995年5月近6年间，共7次前往云南调查研究，其中一次在西双版纳逗留了半年，每次都承蒙云南民族博物馆馆长高宗裕和副馆长尹绍亭两位先生给予大力支持和周密的安排，在此谨致谢忱！

我数次赴云南调查，有幸的是两次（1992年、1995年）获得日本三菱财团资助，一次获得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补助金（1994年，代表为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中岛千起教授）。此外，笔者在几次调查过程中，得到云南有关地州各级政府的大力协助。由于涉及地区广，报告人多，不能一一列举，只好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有三位提供过不少帮助，令人感铭，他们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教育委员会的傣学硕儒刀文学先生、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所长罗廷振先生和州广播电台李晓凝女士。最后应该再次向尹绍亭先生深致谢忱，如果没有他的热心推荐和不断鼓励，拙著是无法写成的。

澳大利亚 唐立

识于扶桑甘穷庵

1996年9月10日

目 录

序 言	1
-----	---

第一章 制陶技术	1
第一节 云南古代制陶概况	3
第二节 傣族的制陶技术	5
第三节 彝族的制陶技术	8
第四节 傣族的制瓦技术	10
第五节 腾冲汉族的制陶技术	12
制陶图谱	15

第二章 造纸技术	97
第一节 云南造纸探源	99
第二节 明清时代云南的造纸业概况	102
第三节 西双版纳傣族的贝叶经	106
第四节 西双版纳傣族的造纸技术	109

第五节	孟定傣族的造纸技术	111
第六节	哈尼族的竹纸制造技术	114
第七节	纳西族的造纸技术	116
第八节	腾冲汉族的造纸技术	117
	造纸图谱	123
<hr/>		
第三章	制糖技术	195
<hr/>		
第一节	汉族与甘蔗	197
第二节	云南位于甘蔗和砂糖椰子混用的地带	199
第三节	汉族制糖技术的传入	205
第四节	傣族的制糖技术	209
第五节	傣族制糖技术在世界糖业史上的特征	218
	制糖图谱	229
<hr/>		
第四章	榨油技术	319
<hr/>		
第一节	古代中国和西方的榨油机	321
第二节	云南传统榨油技术概况	325
	榨油图谱	329
<hr/>		
参考文献		361
<hr/>		
后 记		369
<hr/>		